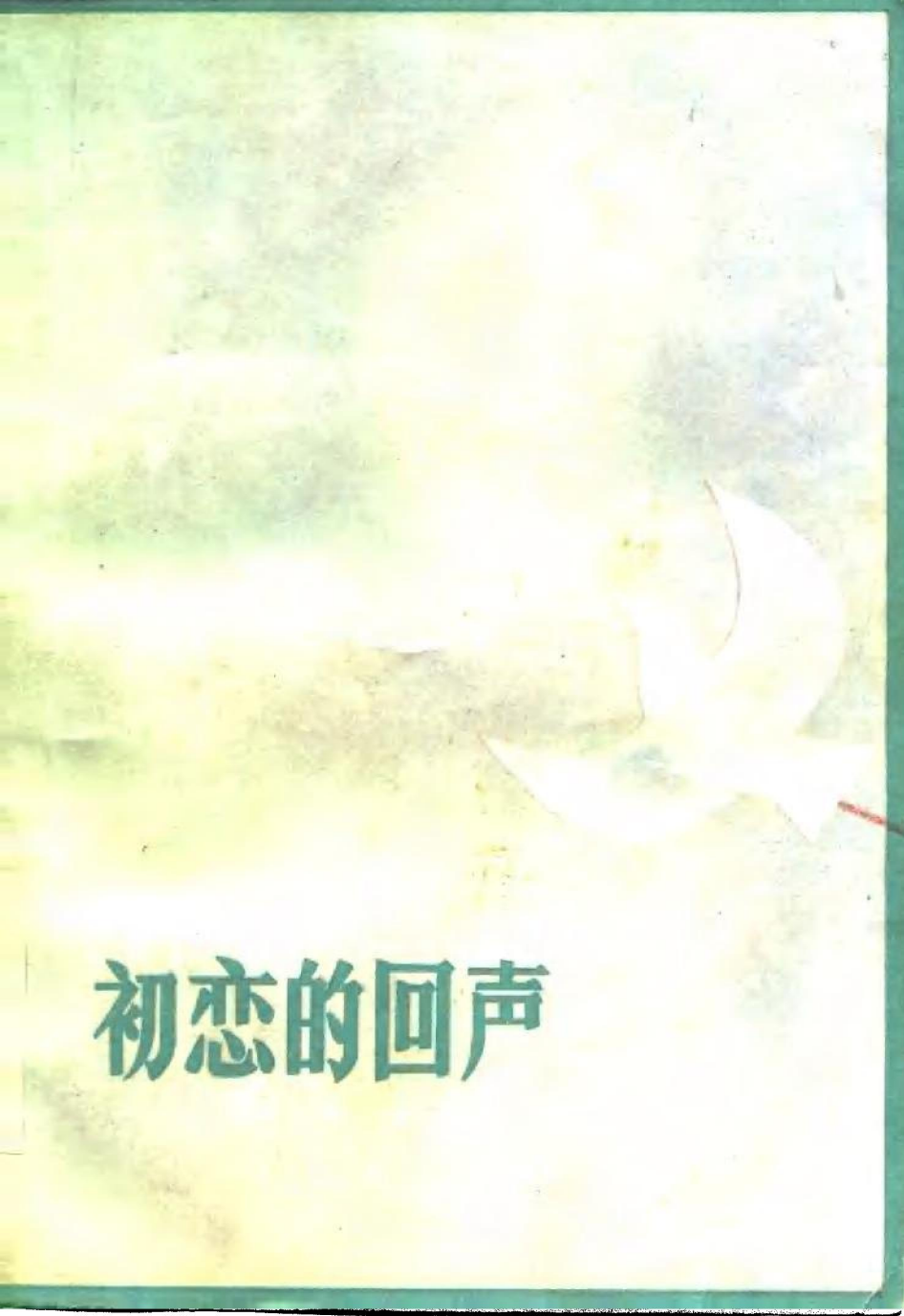




初恋的回声

初恋的回声

申 秋编·漓江出版社



初恋的回声

申秋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20.625印张 插页2 字数423,8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8,500册

书号: 10256·42 定价: 1.72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选编我国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两三年来在读者中较有反响的爱情中篇小说集。所选的作品思想健康，情操高尚；形象真实，情节感人；构思独到，风格各异；都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

序

丘振声

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一种复杂细致而又富于变化的感情。如何去描绘它，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作家，有不同的表现。古往今来，描写爱情的作品成千上万，层出不穷，但成就却很不一样。有的专写郎才女貌，男欢女爱，风花雪月，把爱情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很象人世间除了爱情，再也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了；有的把爱情与肉欲等同起来，追求顽艳肉感，官能刺激，甚至把肉麻当有趣。这无疑是在散播一种思想病菌，毒化社会风气，腐蚀人们灵魂。而那些描写爱情的优秀作品，则把爱情写到很高尚很纯洁，从爱情的波澜中，展示出人的高尚情操，透露出时代的面影，回响着社会前进的足音。使人受到思想的熏陶，灵魂的净化，获得审美的满足，产生对理想的追求，对那些扼杀纯真爱情的腐朽势力的强烈不满。这种有社会意义的爱情作品，象永不凋谢的花朵，为一代一代的读者所喜爱。

怎样才算是有意义的爱情作品呢？抽象的回答，恐怕很难令人满意。较好的办法，还是从具体作品中去寻求答案。为此，漓江出版社出版我国现代和当代描写爱情的五个中篇小说这个集子，为进一步探讨爱情作品的特点和意义，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

爱情作为一种意识，一种观念，不可能超然物外，总是受着社会存在的制约，具体来说，就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伦理道德等的影响。

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男女授受不亲”，以男子为中心，妇女受着重重压迫，不可能有自由的恋爱，美满的婚姻，真正的爱情只能导致悲剧的结局。那时的进步作家充其量只能呼喊“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口号。这当然是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否定和抗争。

到了资本主义，一切以金钱为转移，爱情也往往被贴上商标作为商品。就是在资产阶级高喊“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时期，禁欲主义的桎梏被粉碎了，自由恋爱被肯定了，但爱情仍然笼罩着时代的阴影。这是因为妇女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仍然处在被支配的从属地位。比如易卜生笔下的那个娜拉（剧作《玩偶之家》的主人公），不愿意当供丈夫玩弄的“小松鼠”，毅然离开那个“玩偶之家”，去寻找真正的爱情。但她出走之后怎么样呢？还是没有找到幸福的归宿。

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逐步实现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这就为真正的爱情的存在，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著作中，详细地论述了爱情、婚姻与社会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的

社会里，爱情与婚姻总是受着阶级地位和金钱的支配，“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新的爱情和自由的婚姻，只有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之后”。在旧社会里，普遍存在着的是不自由的婚姻，没有爱情的结合，男女之间的爱情往往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被扼杀了，更谈不到开花结果。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不是事事如意，有时还会遭受到一些曲折或磨难，但健康的爱情，终究会得到支持，受到保护，到头来，总是能开花结果的。这个集中的五个作品，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春天里的秋天》，是我国著名作家巴金创作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一个名篇。作者以动情的笔触描写了纯洁无瑕的少女郑佩璐与一个姓林男子相爱的故事。他们爱得那样深沉，那样真挚，信誓旦旦，“长毋相忘”。正当他们的爱情象明媚的春天那样，充满着阳光和花香的时候，璐的那个封建家庭催她回去。她本来准备到家三、四天后即返回与林结婚。可是，她一去不复返了。封建礼教象萧杀的秋天，摧残了他们爱情的幼苗，夺去了璐的年轻的生命的生命。他们憧憬着的美好婚姻，竟成为一曲催人泪下的悲歌。作者在这篇作品的《序》里写道：“《春天里的秋天》不止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还是整整一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I accuse’（我控诉）。”这个爱情的悲剧，是那个“垂死的社会”的产物，它不是个别的，而是“整整一代的青年”的爱情悲剧命运的缩影。

同样，在《北极风情画》里，流亡在西伯利亚的朝鲜籍的中

国抗日军人林，与一个沦落在那里的波兰姑娘奥蕾利亚，由于命运相同，志趣相同，都热爱自己的祖国，尊重对方的民族文化，他们偶然邂逅，很快以心换心地相爱了。作者通过男主人公说道：“当我们互相倾诉自己民族的悲运时，我们互相抱着哭泣了。我们分不清这眼泪里所掺杂的是同情，还是爱情。我们分不清这拥抱是痛苦，还是幸福。这或者不是一个人拥抱另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拥抱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拥抱另一个国家。”西伯利亚漫山遍野的大风雪，以及飘泊不定的亡命生涯，使他们分外感到爱情的温馨，更加珍惜那短暂的美好时光。可以预料，连自己祖国都失去了的人，爱情又那能长久呢！他们那刚刚从心中燃起的爱的火苗，一下子被时代的旋风吹灭了。分离之后，奥蕾利亚前途迷茫，年轻的生命毁灭了。而绕道回到中国的“林”，每年只能站在华山落雁峰向北方瞭望，遥寄自己悲哀的情思。他们离异的悲怆，是不可避免的。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人民群众流离失所，连人身的自由都没有，那来的自由恋爱，美满婚姻。那时的爱情和婚姻，正象一阕古词所说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留下来的“总是凄凉意”。

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产生罪恶的渊藪，为人们创造合理的幸福的生活，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在这个社会里，虽然还残存着旧的思想、旧的意识，它们还会给人们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痛苦，但人们只要有理想，有勇气，遵循着社会主义的生活轨道前进，也总会获得美好的爱情的。

《山道弯弯》里，温顺善良的金竹，正在度着清苦而又

甜蜜的生活时，意外的工伤，夺去她丈夫的生命，使她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尽管如此，她并没有绝望，对生活仍然那样执着地追求，心地还是那样善良。她毫不犹豫地让二猛去顶她丈夫的在矿上的公职，以便尽快地促进凤月与二猛的结合，了却她丈夫一心要为弟弟操办婚事的心愿，也尽到自己当嫂嫂的责任。在生活中，金竹与二猛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他们之间竟萌发了谁也料想不到的感情。二猛首先挑明了，可是，金竹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这种感情发展下去。她加紧做凤月的工作，让凤月与二猛快些结婚。不料，工伤又使二猛卧病医院。那个满脑子都是金钱地位的风月，竟无情地抛弃了二猛。为了护理二猛的伤残，分担他的痛苦，金竹再也顾不了那么多，毅然跑去医院。“流言变故，不仅没有击倒她，相反地倒使她坚强起来，她明确地意识到，她应该站到他的身边去，勇敢地接受他的爱情！”这是生活给她的勇气和力量。可以想象，要是在旧社会，这种叔嫂相爱，会被看成大逆不道，为流言所击，必定遭到封建势力的直接的干预或迫害。

《沙海的绿荫》里，疾病夺去了唐天虚的生命，使刚刚尝到爱情幸福的沈巧受到很大的打击。但唐天虚为国家为民族而献身的崇高品质，使她得到极大的鼓舞，感到生活仍然很充实。“她不欠生活的债，也没有惭愧、歉疚，她是幸福的”，她携着小绿荫，迎着太阳冉冉升起的东方，坚定地开始未来的生活。

在《初恋的回声》里，由于政治的动乱，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的创伤，使周冰和杨芸之间本来已经是迟到的爱情，几

乎陷入了绝境。但是，由于他们都有坚定的生活信念，对感情的忠贞，终于得到了完满的结果。

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向人们清楚地表明，在我们的时代里，生活中不免有悲欢离合，有不幸的死亡，还有妨碍爱情健康发展的旧思想旧意识，但只要是个热爱生活，忠于职守，勤劳正直的人，都能得到真正的爱情。

二

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爱情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爱情并不是唯一的生活内容，更不是人的第一生命，还有比它更为重要的东西。在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进步的人们认为反对封建主义，争取自由，是高于一切的事业，为了这个事业，爱情和生命“二者皆可抛”。而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事业，比起历史上的一切革命运动，都更为壮丽，更值得人们为它而牺牲一切。爱情也应该服从这个事业。只有以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共同基础的爱情，才是有意义的，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沙海的绿荫》的可贵处动人处，就在于它把人们对爱情的追求与为社会主义事业而献身结合起来，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那些为保卫祖国而忘我工作的人们的爱情生活。在一个远离城市的核研究所里，只有三位女同志，但她们的对待爱情，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女科学家沈巧，是三人中的

大姐，相貌最丑，有时脾气也很不好，是一个“仙人掌”型的人物。可是，她醉心于自己的科研工作，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她对那个埋头科研，忠实厚道，工作出色的唐天虚，早就有了好感。唐天虚被顾雨时排挤、暗算，中断自己的研究项目，她焦急、不平，因而更加爱他。她希望唐天虚能得到比自己更合适的欧阳美怡的爱情，因而用坚强的意志，控制了自己的内心的隐痛。当欧阳美怡选择了那个虽然精明能干，但善于看风使舵，官运亨通的顾雨时时，沈巧觉得气愤。唐天虚与瘦小的多情湘女黄金桃在茫茫沙海的实验场结婚，沈巧听到这个消息，虽然感到意外，内心不无痛苦，但她为他们的结合高兴。黄金桃是个自己活着为了让别人活得更好的平凡而又令人尊敬的人，她会给唐天虚幸福。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黄金桃在一次远离营地去装运菜秧的路上，劳累过度，早产而死去。这对于唐天虚是个沉重打击。这时，沈巧来到实验场，一面协助唐天虚进行紧张的试验工作，一面不辞劳苦地担负着抚育黄金桃留下的早产儿绿荫。她是在履行黄金桃临终时她所许下的诺言。

这时，沈巧完全有条件可以与唐天虚倾吐自己的感情的。这也是唐天虚所希望的，不过他十分尊重沈巧，而始终不敢有所表示。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尝过了“商品化”爱情苦果的欧阳美怡，离开了顾雨时，来到了沙海，希望重新得到唐天虚过去曾向她表露过的爱情。坚强的沈巧，再一次压抑了自己的感情，她同情欧阳美怡的不幸，也觉得自己不大可能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于是处处为欧阳美怡与唐天虚的重新接近，提供方便条件。当医生确诊唐天虚患了白血病

这个不治之症时，一心只想着个人幸福的欧阳美怡，“被灾难吓得六神无主，丢下一片狼藉，走了。”她悄然离开沙漠。而沈巧恰恰相反，她把长期隐藏在自己心底的爱唐天虚的感情，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作品里有一段沈巧与绿荫扣人心弦的对话：

她对绿荫说：“孩子，从现在起，你不用叫我阿姨了……”

“那叫什么？”

“叫妈妈。”

孩子怔了：“真的？”

“真的。”

“马上叫行不行？”

“行。”

孩子敞开嗓子喊起来：“妈妈!!!——”

这心灵迸出的声音冲出了这个小小的房间，在沙漠上飞扬着。

从小与沈巧相依为命的绿荫，当他学会了人世间的第一句话时，就对着沈巧喊出了十分亲切的“妈妈”这个话语。但遭到了她的训斥，禁止他再喊，只准他喊她“阿姨”。其实，她早就在做着一个母亲对儿子应做的一切，也就早应享受“妈妈”这个平凡而又醉人的称呼了。绿荫的叫喊是多么动人心魄！

沈巧为什么始终爱着唐天虚？尤其是在他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刻，才对他表白自己的感情？这表明，她爱的不是名誉地位，追求的不是小家庭的温馨，生活上的安逸，而是出于对共同事业的热爱。唐天虚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他

不会投机取巧，他只知道埋头苦干，不知疲倦地进行国防科研的工作，对社会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片赤诚。沈巧在这一点完全一样的，他们早就心心相印，只是由于沈巧过分的理智，以及人事的变迁，没有适当的机会表达出来。

作品为了突出沈巧与唐天虚以共同事业为基础的爱情，处处把欧阳美怡与顾雨时之间那种以美貌和地位为交换条件的庸俗感情作为对比。他们的爱情只是出于双方的某种需要，缺乏坚实的基础，是不可能牢固的。一旦，那些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如美貌消失，地位下降，或安逸生活受到冲击时，就会互相埋怨，倏然分手，是绝对不可能为对方作出必要的牺牲。

《山道弯弯》虽然写的是一个极为平凡的农村妇女的爱情故事。金竹与二猛是普通劳动者，他们的生活较为平淡，不象《沙海的绿荫》里的人们那样从事着直接关系到祖国安危的重要工作。但金竹与二猛之间产生爱情，同样出于他们对生活的一致看法，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二猛到了矿上，积极劳动，并主动要求到井下工作。他受了工伤，毫无怨言。这是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具体表现。这正是金竹所以爱他的主要原因。

《初恋的回声》，虽然有些地方不无缺陷，但它所写的梅雁与周冰之间的“初恋”，却是真实的。在正常的生活中，一个“有夫之妇”，不应该爱上另外一个男人，周冰也不应该与“有夫之妇”相爱。但，那是他们遭受到不公平的政治待遇，生活陷入极度痛苦的情况下发生的。梅雁与周冰，出于对世俗偏见的反感，更主要的是由于对科学研究的

热爱，从而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感情。他们并没有越过这个感情的界线，后来，他们并理智地控制了自己的感情。这一个特殊的“初恋”，也曲折地表明，爱情的产生，离不开共同的事业。

以上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告诉人们，在我们的时代里，对革命事业的共同热爱，是维系爱情的坚韧的纽带。正是有了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共同理想，才会有真正的爱情。正确地描写爱情与革命事业的关系，这是使爱情作品具有社会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爱情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感情，几乎是人人都会经历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爱情不是孤立地存在，总是与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着。因此，从一个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往往可以看到他的道德观、人生观，他的胸襟，他的情趣。描写爱情的优秀作品，总是通过对爱情的描写，去揭示人物对理想的追求，他的高尚情操，歌颂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批判丑恶的东西，给人以鼓舞和希望，陶冶人的性情。我们社会主义文艺更应这样。

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讲到描写爱情的问题时指出：“爱情问题，一般说来，是不能脱离社会的”，“更重大的社会生活决定爱情生活”，我们的作家应该“进入到更深刻的更有重大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里去，进入到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同阶级的关系中去，进入到

社会发展的各种斗争形式和生活形式中去，进入到各种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去，分析它，解剖它，发掘不同的人的灵魂。有的是高尚的、美好的东西，有的灵魂中是没落的、低级的、丑恶的东西。我们的作家应该把高尚的、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赞美它，歌颂它，使更多的人在这种榜样面前感奋起来，仿效它，学习它。”（《文艺报》1981年第1期）这段话说得十分详尽，它最突出的一点是，要写好爱情的作品，作家要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去，了解和熟悉各种人的内心世界，赞美和歌颂那些具有高尚的美好的灵魂的人，为更多的人提供生活的榜样，批判那些没落的、低级的、丑恶的东西，以引起人们的警惕，从而与丑恶的东西划清界线。

在我们的社会里，高尚的情操与纯洁的爱情是相通的，是相辅相成的。高尚的情操，使爱情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充实；纯洁的爱情，更具体地表现一个人的道德情操。

你看，沈巧这个大额头，小眼睛，外貌并不美的科学家，却有着美好的灵魂。她象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有着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有着对享受荣誉的欲望，有着对幸福的向往。她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花了半生的心血，钻研那个关系重大的 Σ 系数，取得一定的成果。可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要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去换取名利地位。她说：“我以为，只要对国家对民族有利，成就用谁的名义宣扬出去，还不都一样吗？”那个善于投机取巧的顾雨时，曾借助了她的研究成果，飞黄腾达，她没有计较。唐天虚在实验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需要她帮助，他们之间虽然

对待 Σ 系数的问题上观点对立，但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掌握的公式告诉他，使他大大地缩短了研究工作的时间。顾雨时别有用心地劝她不要轻易公布这个公式，说：“你半生研究了这么个公式，拱手让给别人，你还能来得及另搞个选题吗？你将成为一个穷光蛋！穷光蛋是没人看得起的。与其成了空空先生，不如留点垫底，大家也好平起平坐。”对于这种卑劣的个人主义，沈巧绝对不能容忍，她气得颤抖，立即把顾雨时赶出房去。沈巧是个胸怀多么宽广的人！

她也以这样的胸怀去对待同志，处理自己的感情。她爱着唐天虚，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表白时，唐就被顾雨时挤走了。当沈巧知道唐天虚与黄金桃在茫茫沙海里建立了家庭时，她心里的感情不无波动，但她以坚强的理智控制住。她觉得，黄金桃这个瘦小的姑娘，她到那里就用自己的汗水去绿化那里，使人们的生活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欢乐，这样的人，应该得到幸福。沈巧以大姐姐那样的情怀，希望黄金桃做一个“贤妻良母”，真心实意地祝愿她与唐天虚美满幸福！黄金桃死后，沈巧日夜操劳抚养着她留下的孩子绿荫。这时“水仙公主”欧阳美怡带着破碎的心情，想来恢复与唐天虚的“旧情”，沈巧在感情上又受到一次冲击。但她很同情欧阳美怡的不幸遭遇，便又忍受着痛苦，想方设法去促成她与唐天虚的接近。沈巧的心，真象黄金桃所说的：“是亮晶晶的”！欧阳美怡因为唐天虚的白血病悄然离开沙海时，沈巧感情的闸门打开了，她再也不用理智去控制自己的感情，用自己的爱，去抚慰唐天虚那个行将殒灭的生命。这是一种多么令人肃然起敬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也是我们民族的

一种传统美德。

《山道弯弯》里的那个勤劳温顺的“田螺姑娘”金竹，也象沈巧一样，激于对秃二叔以及凤月等人势利行为的义愤，对因公受伤的二猛的敬爱，勇敢地向生活的逆境冲去。迎接她的，可能是生活上的辛劳，可是，在精神上，她却“象一个长途负重的人刚刚卸去重负一样，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因为她的心灵是圣洁的。

在沈巧、金竹等人的高尚情操面前，那个“商品姑娘”凤月、“水仙公主”欧阳美怡等人的灵魂显得多么卑微、低下啊！她们总有一天，也会自惭形秽的。

随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逐步实现，沈巧、金竹等有高尚灵魂的人将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

一九八二年三月